



啓者敝樓出有七十七號定單一紙註明來赤扣帶一只修理於一月十九日經本人取去惟此定單遺失若各人拾得概作無效特此鄭重聲明尙
亮察
天寶銀樓謹啓

成都鳳祥銀樓
收買
珍珠金
珠寶飾
石飾

精製
中西銀
器首飾
出售
五十六兩正
九成金飾照赤金價九折計算

江浙
天寶銀樓謹啓

成都 鍊筆

社刻鐫刷印

社墨值特前
一跡格鄭出
社律印外重之
址謝刷從露品
成絕不廉佈久
都恕印取凡爲
春不違件賜各
熙接禁迅顧界
路治物速者讚
中及但請許已
市翻圖到敝不
大印章敝社贅
舞原不刊面贅
台樣刊面贅
右等紅議載
側敝模價茲

各界士女
幸請注意
春熙西路成都照
相材料行內新設
大中華照相館
佈景
化妝
光線
工作
出品

廣告
電影
新育智
美入計

宜昌
飛行大盜
梁祝痛史
陽歷一月廿六號起廿八號止連映
陽歷一月廿六號起廿八號止連映
一次完
一次完
一次完
一次完
一次完
一次完

門對館華錦路熙春
店商綢緞祥福

最近新到貨品
精美絕倫
鮮豔奪目
純絲織造
新到男女大衣花樣更爲奇特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益 莊燕茸參

是爲社會人士
備儲一切扶危
救急起死回生
各種良藥
住春熙路新明電影對門



興利綢緞莊

最近運到海式女大衣(尺碼俱全)

敬啓者本社在川省先創辦排印聚珍宋字名片計今八年所出之品深蒙各界贊許對於石印印刷無不力求比擬如蒙賜顧印刷商標廣告圖書股票表冊簿據仿單名片信封信箋無不精益求精并兼價格低廉極表歡迎
川省首先開創的做宋名片第一家
仿鴻坭印刷社謹啓
營業處在代書街一百二十四號

儲蓄穩固

聚興誠銀行儲蓄部

簡而文
皮鞋公司
木業公司
各名購辦
各種男女
各式皮鞋
蒙賜顧無任歡迎

富家子私傭婦

父母本擬年爲之授室，而金牛已迫不及待矣，有愛菊娘者，姪姓，順德人，年事在三十外，徐娘年老，頗饒丰韻，儻備於人，詭詐陰險，夙有老狐狸之稱，時適僻於康師家，金生見而愛之，與之狎焉，無何有嫗家人咸知係金生所爲，羣嘲笑之，事爲金生之母所聞，怒致渡婦家，難以爲情，乃託詞遣去之，愛菊娘乃大肆啼嘯，聲聲詬誓，言我非賣淫者比，金生固愛我而眷我，今日腹中一塊肉，係康家之種子，我誓必生於此而還之，惡可以累我耶，金生母知曲在

古時，羅馬與迦太基交兵，羅馬欲借演劇，以激發國人，同仇敵愾，捨身保國之勇氣，論者以演劇爲未足，於是立一新法，以當此役，因徒，或被捕之奴僕，用真實之軍器，當場角鬥，非至流血，決勝負不止，名爲血戲，血戲劇中，羅馬皇帝，亦偕其佞臣親臨，與民同樂，婦女亦多往觀，間秀有特設之座位，觀人相殺以爲樂，雖見流血，而略無畏懼孌憐之色，羅馬軍士之強以此，羅馬風俗之弊亦以此矣，

培

侍妾而賣博學房者，有之；女僕而有寵遇者，則未之前聞，有之。自陸阿姐始，陸阿姐，湖州人，因家貧，爲乳婦於本城屈姓家，出爲牛馬，無所得食，不得已，以保抱不慎，致我輩兒成癩，受責被逐，旋又受雇于張姓家，張翁，鹽商，以力田起家，產五六萬，其子名某，美矣，兒母猶以爲貧之待奉也，已而察其非是，其形狀竟係翁之搭裙娘姨，且陸之媚翁也，惟恐不至翁於是，變爲老嫗，遂至一日，不能無陸阿姐陸知根本已固，無可震撼，乃日漸以久，而目，親太之手，段對遇兒之母，兒母憤甚，聲言下逐客令，遂非第盤踞如此耳。

則翁之孫也。陸既受雇，家，恐鄰家兒之敵，頗難維，不敢少忽。兒母顧謂之，及兒離乳，讓遣去，兒母爲言於翁，另給金飾一事，袖衣一襲以酬之，陸拜受訖，已急定翌日行，適女傭湯媽，意約死，料量無人，爲君媳故囑暫勿往，俟覓代而後行，既而忽忽見陽澄，見陸面而婉順，試挑之，無阻矣，即幸之，五日中午度春風，由是留而不遣，陸以老主人之寵幸也，亦止而不言去，兒母（即翁之妻）以代者既來，陸何不去，因囑詢之，陸唯唯否否，游移其權也。

曰，金姐，不知何許人，或曰籍家也，或曰實係杭州，其體身於色綉家與，僕或實實爲之居間，金入姜家，詩甫十四歲，當付身價洋九十元，貌美，服役勤能，同主人言，故嘗令其給事左右，姜婦有幼女曰文瑞，尤光之暇，以其爲姜婦之伴也，一日，金姐偕文瑞戲於後園，適有賈媽籬者出，聞有金，金姐聞籬聲，遂趨之，則暮柳所繫之一舟而過矣，蓋其賈媽籬者，與金姐實係一舟，而逃江湖，賣拐賣之事業，金姐之歸於姜家，實若輩串賈貴，以之爲餌，結納姜家，使人不及知覺，故金姐之動輒，無一非若輩所授也，寄語好善婦者其以此爲鑒也可。

油坊匠不詳其姓氏，崇禎十二年，李維民，季性油坊主雇之，爲人誠實勤於職務身長八尺，食非斗米不飽，力過健牛，以故坊中工匠咸拜下風，坊坊主其忠也，命主坊事者數年，一日忽向主人曰，數年實主，多蒙眷顧願以報大德，今去矣，敬謝賢主人，主人曰，吾此去，將焉往，匠曰，方今中國外有閹賊結君之仇，外有異族滅國之慮，內亂外患，相逼而來，余既爲大明百姓，丁此時艱，當爲國効力，他日驟彼小醜，還我大明，再與主人相見，余當識吳志矣，今饒吳淞，當往投之，油坊主贈金送之，匠既見志，即任爲隊長，命從蔡喬往淮城剿賊，宏光元年，滿兵分道南下，淮城揚州相繼陷，蔡喬遂退守京口，匠亦從焉，五月京口南京亦失，匠乃易服回羅店，投黃潛耀，這耀命守嘉定北門，一日成棟使其弟成樞率兵數百騎往太倉，行經北門外五里之陸村，適大風雨，兵暫駐陸村，匠偵知之，潛挾雨鐵鏈，直入成樞室，急以鐵鏈繫之，裂成機腦，副將一員亦爲擊斃，左右大亂，爲匠擊斃者十數人，既而鄉兵大集，三路夾擊，騎兵潰，是役也，明軍大獲勝，六月成棟兵破羅店，又屠甚慘，七月成棟發兵五萬，攻嘉定，嘉定遂破，匠亦不知所終，

緬甸人有一種無姓，雖有多子之人，無一子與父同姓者，凡人之名稱，亦屢屢更換，初生數歲，自稱「小孩子」，越數年，自稱「大孩子」至四十以上，則自稱「老孩子」，凡少年人更名之時，必備多包茶葉，託人分送於各親友曰：「我今不再舊日之背脫人之奇罰也，

名，你若遇我時，當稱為名，奉上薄茶，敬乞笑納，」緬甸以佛教為國教，男孩八歲，即令入廟讀書，學生中有懶惰者，其罰法極奇。要令往來行走，雖或有責打之例，但學生所最怕者，有背脫人之奇罰也，

二女，女僕二人，母爲三十許人，自云黃姓，爲官家之親太太，主人供職京署，指額可開放外兒，因盛京之親卜居於此，以待主人來迎，女名婉兒，年方二九，姿容絕世，居長衣飾華美，飲食精練，人信而羨之，謂官家妾自信民家嬌也，顧所謂主人者，久久不至，亦無來迎者，露居微仰其女備，則曰，我家主人，昨有函來，言差赴吉林，約有半載勾留，恐不能南下云云，口才敏捷，一若確有其事者，會邑廨宴會，爭奇鬥麗，觀者山人海，姨太太亦盛飾其女公子，當門坐觀焉，一時過其者，無不駐足瞻，留戀不去，儼如芥之吸於琥珀，針之攝於磁石也，時有珠寶商之女，隨會中僕役，紆道至此，見婉兒，驚爲天人，姨太太知其富有，故令婉兒選手帕於她以誘之，俟卿果被其誘，拾而還之婉兒，婉兒慢作羞怯狀，姨太太代爲辭之，且送以目，其明日，俟卿即出作諸珍物，若參燕鮑鮑之屬，介賣花姬以獻，固辭，強而後受，曰，爲陪卿某，此等物我無需也，唯嗔唯去，還白俟卿，俟卿